

正



中庸章句圖彙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中庸道統之傳



○聖賢論心之要

赤子心

中圖

心在求放心

克復

正心



良心  
神明心宰  
道心  
惟精謹惟一  
敬  
四十不動心  
七十而從心

大人之心

心思養心

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此是道心。又於人心。舜王不忍殺鯀。自是良心。才論以羊易之。便容易看。作人欲之奉。為之却。真是失其本心。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如飢欲食。命所以為道。不能無。若不察其偏。不守其正。則無義理。以主之。性向陷於人欲。那本來。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

立矣。此是遏人欲之心。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此是存道心。而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法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論心之虛靈

朱子語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心所能虛靈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奚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切謂心之本體。虛故具眾理。而仁義禮智之性。無不全備。寂然不動者。是也。心之本體。靈故應萬事。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隨事發見。感而遂通者。是也。佛家亦多以虛靈不昧為性。而不知虛所以具眾理。靈所以



應萬事故其虛靈只爲虛無寂滅之虛靈而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虛靈也聽在耳視在目所以視聽在心故言竅言目舌口鼻耳而不及心者由心之竅實有以接之也五辨言目耳口鼻骨體膚理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骨體膚理辨寒暑與疾養而不及心者由心之辨實有以致之也然言動本於內之虛明隨遇隨應實則未嘗有物也

○論心之知覺

朱子語錄曰心之知覺乃是那氣之虛靈底視聽聰明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切謂這知覺是性之發情之動處發而不中節動而牽於欲却未免有人心道心之雜到這上是箇善惡路頭不可不精擇

○論心之神明

朱子語錄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

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切謂心之神妙衆理而無乎不在故恁地精彩心之明宰萬物而無所不當故恁地光明心無事時都不見寂然不動時也到應事接物時便在這裏感而遂通時也然朱子於大學明德上說則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於致知上說又云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於孟子盡心上說則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從虛靈上說具說應是心之本體從神明上說妙說宰是心之妙用此自分曉於盡心上却又說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有箇所以字便依前是說本體處從致知上說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正是說用處故朱子又說妙衆理猶能運用衆理宰是宰制它皆從知覺上說來也大蓋具衆理應萬事是言靜之體妙衆理宰萬物是言動之用



中庸繼往開來之要

以虛靈知覺言



未嘗有異

以生於形氣言以原於性命言

上智不能無此危



知覺味聲色處

精則不雜乎此安

下愚不能無此微



知覺這微或

一則不離乎此故

以無過不及言

中庸所謂天命率性則舜禹相傳道心之謂也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君子



堯舜執君子時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不異如合符節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緼奧者在此

中庸性道教之旨

凡入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不一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學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体而默識也

以一本於天言

賦與萬物



元亨利貞

不能自己

中和體用之源

受命以生



仁義禮智

莫非全體

率性而行

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也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也共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也是非邪正各有分別智之道也

各有當道

因道而行

辨其親疎別其貴賤義之教也制度文為禮之教也開導禁也智之教也

為之品節

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

發中謂之和

性之德

中大本

道之體情之正

和達道

道之用

以靜戒謹

言則已所不知

之前以動

言則已所獨知之際

所以致

中致

所以致

和致

吾心正則天

天地位

地之心亦正

萬物育

地之氣亦順



天道 人道 之別 氣化 形生 理賦 之由

誠 天道

誠 人道

誠不思而得 生知安行 者不勉而中

誠擇善知 固執利 者之固執

性 自誠而明 所以為性

教 自明而誠 所以為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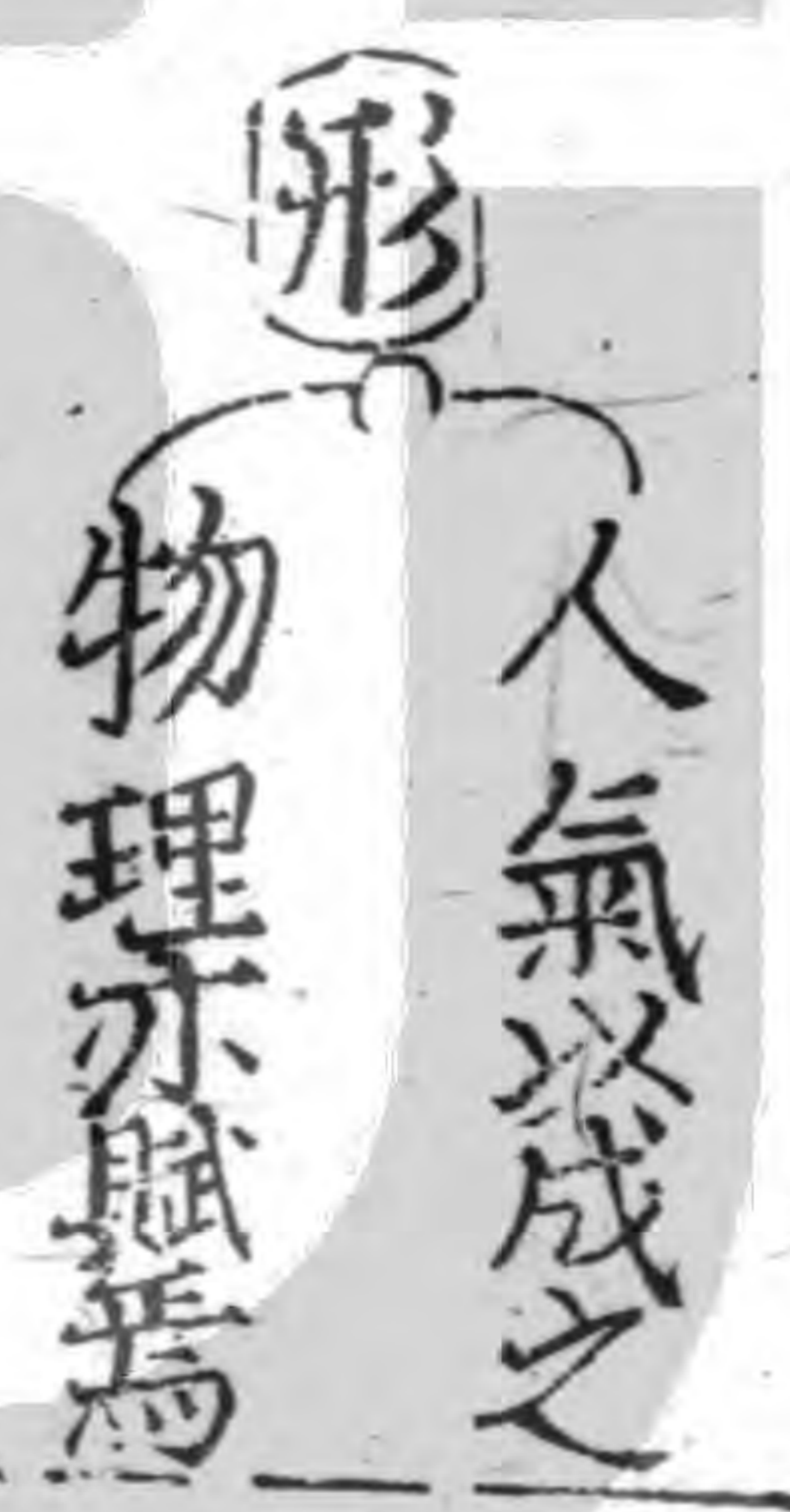
其至則一

氣以流行



理不外是

莫不有形



亦各有理

人得其全



物得其偏

○道不可離之故

不以

離言

無物不有 大而交 子君臣 小而起 居飲

無時不然 无時不 然也

《言初之發未以》

《言初之發已以》

無跡無形

不睹 已所不 不聞 知之地 天理具在

跡雖未形

見隱 人所不 顯微 知之地 人欲潛動

《言離使不以》

《言離暫不以》

戒謹 存天理 恐懼 之本然

慎獨 遇人欲 於將前

大學中庸合



大學  
中庸  
工夫  
合一  
之圖

大學本性氣言

大學新民自新為先

大學所止以教而入

明明德

新民

止於至善

致中和

教政

依乎中庸

中庸本性情言

中庸教政修身為始

中庸所依以三德入

按大學明明德與中庸致中和合明明德因性與氣言致中和本性與情言自格物致知以至修身皆明明德之事也自戒謹恐懼以至慎獨皆致中和之工也物格知至善所以明意誠心正身格則身所以誠也大學新民與中庸教政合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皆新民之事家齊以至天下平則新民之效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皆教政之事自天地位萬物育以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者皆教政之效也

大學新民自新為先中庸九經修身為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以敬而入如文王之緝熙是其法也以三德入如舜之謂知回之謂仁子路之謂勇皆其法也

○大學言學中庸言教

大學專言學而不及教至傳之九章齊家治國平天下方出教學然朱子序之則首言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終篇無非明治教之旨中庸專言教而不及學至傳之二十章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方出學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中庸之作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終篇無非明繼往開來之學學與教非二也惟大學著四代之教其經一章自知止以至於天下平實皆教人之成法而天子之元子眾子與夫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子弟莫不由教而入故其書雖專言學而九



章之言則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朱子必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上之人或不知所以立教也。中庸爲三聖授受之學。其第一章自道不可離。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皆學問之極功。而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莫不以學相承。故其書雖專言教。而二十章之言則曰博學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朱子又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下之人或不知所以強學也。又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朱子之序則首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之序則首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於此體認備至。故其發明更無餘蘊。至於道之一字。大學大小之序。中庸聖聖之傳。俱不越此一道。爾然大學雖首云大學之道。繼之曰則近道。其中却多有指爲教所由施之術者。如曰絮矩之道。君

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均以道術者言也。中庸則自云率性之謂道。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其中却蓋指爲學所當行之道。如曰道其不行。君子之道。天下之達道。均以道路者言也。故大學序多言道術。中庸序又專言道統。所以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不用其許多工夫。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觀此則藥可見矣。

○中庸說

項平菴曰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言太虛冲漠未發者之不可失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君子慎獨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



之和則所審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極也

○費隱說

道之躰用猶木之本根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枝葉之發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天下以在人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之費也仁義禮智躰之隱也以在天者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用之費也元亨利貞躰之隱也以在人對在天者言則仁義禮智各正其性費也元亨利貞四者又相為躰用元亨利貞之通費也利貞誠之復隱也然元又通之始貞又復之極故元雖四德之首而貞乃元之前是惻隱之至隱者也仁義禮智之在人其理亦猶是學者存養躰察而默識之可也

○人心道心說

人——人欲——危殆——精——去人欲——窮理——明



道——天理——微妙——一——循天理——盡性——誠

中

人惟有一心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知覺從人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精則察之審而有以去此心之人欲一則守之固而有以存此心之天理人欲既去則此心淨盡而能窮理天理既存則此心純粹而能盡性惟能窮理也而有以全此心之明惟能盡性也而有以存此心之誠惟明也則能用其中而不偏惟誠也則能守其中而不變故曰允執厥中言至是則信其有執是中

○又



沈毅齋先生曰舜禹傳心之妙言執中而必本之以惟精惟一  
言精一而必先之以人心道心人果有二心哉切嘗參前  
言而論之矣周子之言無極純乎理也未可分爲二也理不  
能不附於氣則真精妙合散而爲物天之賦予已不能無二  
者之合矣張子之言太虛純乎天也未可分爲二也性不能  
不雜於氣則合性知覺聚而爲心人之稟受已不能無二者  
之合矣理合於氣而後天地行化育之用氣合於理而後聖  
賢有存察之功苟不自合於一者而察其二焉能由別其二  
者而守其一耶人生之初天地之塞吾其體得之爲耳目鼻  
口之形則凡知覺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天地之帥吾其  
性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理則凡知覺原於性命之正者道  
心也方此心之寂而靜也理氣混合而存於中入即道道即  
人雖桀跖亦可以爲堯舜也及此心之感而動也理氣分別

而應乎外人自人道自道雖堯舜亦恐其桀跖矣能精能一  
則人欲不勝乎天理雖下愚皆可以反其天不精不一則天  
理不足以勝人欲雖上智亦未免墮於物所以察之則別其  
兩而後可守之而主乎一其用工蓋不間於智愚也朱子說  
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及說精一則曰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言形而不及乎氣蓋氣出於天形所自有而切  
於人心者莫如形孟子所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是也說道  
心原於性命之正及說精一則曰人莫有是性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言性而不及乎命蓋命行於天性所自稟而切於道  
心者莫如性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二者  
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  
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何謂危人心非遽惡也  
危與安對形氣之徇易於陷溺則危而不安矣何謂微道心



未嘗無也微與著對性命之妙至於昏昧則微而不著矣於形氣上重則於性命上輕陷溺於人欲則危不止危而流爲惡昏昧乎夫理則微不止微而亡其善治之功在下愚固當因形氣之發而治之在上智亦豈可謂性命之全而不治之耶於理氣混合之中而察夫二者之分則可嚴理欲之辨而守夫本心之正矣使於人心而察之不精是不知性也有命焉之理聖人何必爲遊逸之戒淫樂之傲是聖人雖不徇形氣之私而精察之功不可無也使於道心而守之不一是不知命也有性焉之理聖人何必爲恣然之又變變之敬是聖人已純乎性命之正而持守之功未嘗廢也故養則付命於天所以節制人心而不使太過道則責成於己所以充廣道心而使無不及兢兢業業未嘗一息或忘未嘗一毫不謹也自人心收轉來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去便是人心蓋心

雖爲神明不測之妙而實有操舍不常之幾人豈能閉口摺腹絕類離倫舍人言道以墮於虛寂哉亦不溺聲或色嗜味窮欲徇人失道以墮於物欲爾自知覺之微幾而別理欲之大界窮之而別其兩則守之而統乎一矣至食而審其所當食衣而審其所當衣人心上之精一也而道不外於人矣孝不爲妻子而衰忠不爲利害而移道心上之精一也而人不得以間道矣至是則道固道也人亦道也其爲一豈有二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放出雖易而收斂不難非追既往之心爲方返之心此不可以兩心言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心有人有道有危有微知覺之同而理欲之異有從心之聖賢無放心之聖賢此不可不以兩心言也孔子於存亡之異而言其非一心爲下愚言也帝舜於理氣之合



而別其爲二心爲上智言也。心者事之本，天理中純則人事  
必應如持衡以稱物而輕重各當矣。如指鑑以別物而妍醜  
莫遁矣。動靜云爲尚，何不合乎自然之理者？顏子好學論所  
謂明諸心，知所往明諸心者，知一心之是非而無蔽，知所往  
者，知萬事之是非而不差也。但聖人與學者之工夫有不同  
者，一自心性上用，工舜之所謂惟精惟一也。中庸則戒懼於  
我之所不睹不聞，以存天理之正，慎獨於人之所不睹不聞  
以防人欲之私，然自性出者，察於動以爲持守之功，由教入  
者，養於靜以爲躬察之用。此心性上用工之不同也。一自事  
物上用，工中庸之所謂知行也。大學以格物爲道學之首，以  
誠意爲身脩之首，聖人則不思而得，學者則未能不思而貴  
於擇善。聖人則不勉而中，學者則未能不勉而貴於固執。此  
事物上用工之不同也。朱子嘗以此之精一與論語之克復

合爲對事。克者勝，人欲之私復者復天理之正，非至明不足  
以察其幾，故於四非必知之明，非至健不足以致其決。故於  
四勿則行之勇。所以上言克已，下言由己。由己者，視聽言動  
之合禮者也。克已者，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也。舜以一心分人  
道，孔子以一己分克復，亦嚴理欲之間耳。中貫萬事必別理  
欲而精一之始，可以執中。仁躰萬物必別理欲而克復之始  
可以爲仁。其理一而已矣。

○鬼神說

朱子曰：陽氣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鄭氏又曰：氣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可言鬼神。如何？曰：鬼者  
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  
二氣之良能，一氣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又問：眼體也。眼之



見處爲鬼耳。軀也。何以爲耳之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於鼻。舌之於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鬼。才說知便是主於心也。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鬼。漸要散。問鬼附於體。鬼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先生曰。也不是。附鬼。鬼是形氣之精。其間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而言爾。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可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有神。但在人則亦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者。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誠以事之。則洋洋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方。豈非鬼之神耶。鬼者陽之神。鬼者鬼之神。淮南子註中說。陽鬼爲神。陰鬼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一氣之公實。一氣之造。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一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亦有屈。其既屈者鬼之神。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也。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而爲物。此總言神。遊鬼爲變。鬼遊鬼降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總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神之會也。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得氣而生。鬼神者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實有屈是實。伸是實。神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是。董祭禮所錄



# 周禘祫廟制

姜 閼宮  
媯 先妣

太 祖  
稷 后

鬼  
封土為壇  
埴為地

周 廟  
周 廟  
周 廟  
周 廟

穆 祧藏文王廟昭祧藏武

庭碑 疏屏

勝國社

廟之言貌也祧之言  
三年一禘  
超也言超上去意也

王廟有禘則出主祭于壇

周 廟  
周 廟  
周 廟  
周 廟



王是也君也顯明也祖

五年一祫

始也尊嘗謂四時之祭

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

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庶士無廟死曰鬼

三年一禘

趙伯循云禘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此王者之大祭有虞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夏氏亦然殷人禘嚳而以契配周人禘嚳而以文王配魯禘則以文為所出而以周公配也

五年一祫

裕有一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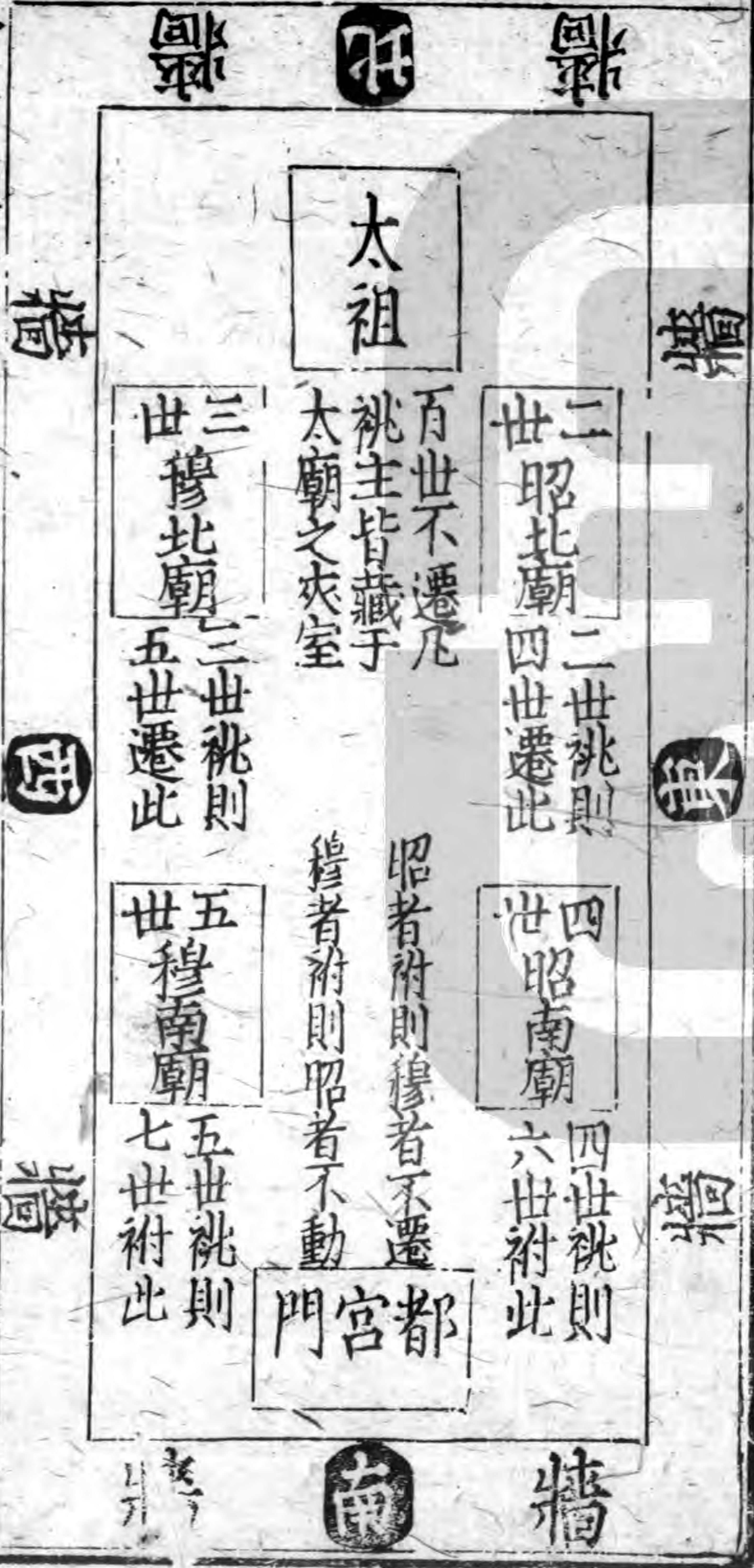


裕丞諸侯嘗裕丞裕此時祭之裕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太祖此大裕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

四祭不絕

虞	夏	商	周
帝黃帝 文祖 郊魯 配太祖 宗堯 如父礼 郊鯀 配太祖 宗禹 父 郊冥 配太祖 宗湯 父 郊稷 配天亦 宗武王 父 祖顓頊 祖配太文 帝黃帝 文祖 祖文王	帝黃帝 文祖 郊魯 配太祖 宗堯 如父礼 郊鯀 配太祖 宗禹 父 郊冥 配太祖 宗湯 父 郊稷 配天亦 宗武王 父 祖顓頊 祖配太文 帝黃帝 文祖 祖文王	帝黃帝 文祖 郊魯 配太祖 宗堯 如父礼 郊鯀 配太祖 宗禹 父 郊冥 配太祖 宗湯 父 郊稷 配天亦 宗武王 父 祖顓頊 祖配太文 帝黃帝 文祖 祖文王	帝黃帝 文祖 郊魯 配太祖 宗堯 如父礼 郊鯀 配太祖 宗禹 父 郊冥 配太祖 宗湯 父 郊稷 配天亦 宗武王 父 祖顓頊 祖配太文 帝黃帝 文祖 祖文王
舜	啓	桀	盛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魯魯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朱子論五廟昭穆



或問云云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

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此左昭右穆差次



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之  
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世  
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  
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王祔于其班之  
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  
夾室而謂之祧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或問六世之後二世  
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  
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  
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  
者祔則昭者不動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  
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  
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後  
祔穆則羣穆皆此所以祔必以班儀禮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尸  
移而昭不動

必以孫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而子孫之列亦  
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甚  
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邠霍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  
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  
紛哉后穆至文武十有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其子為昭  
穆邠晉應韓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其子為  
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  
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  
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  
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  
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  
序一出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  
尊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必大裕而會於一室然後序  
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昭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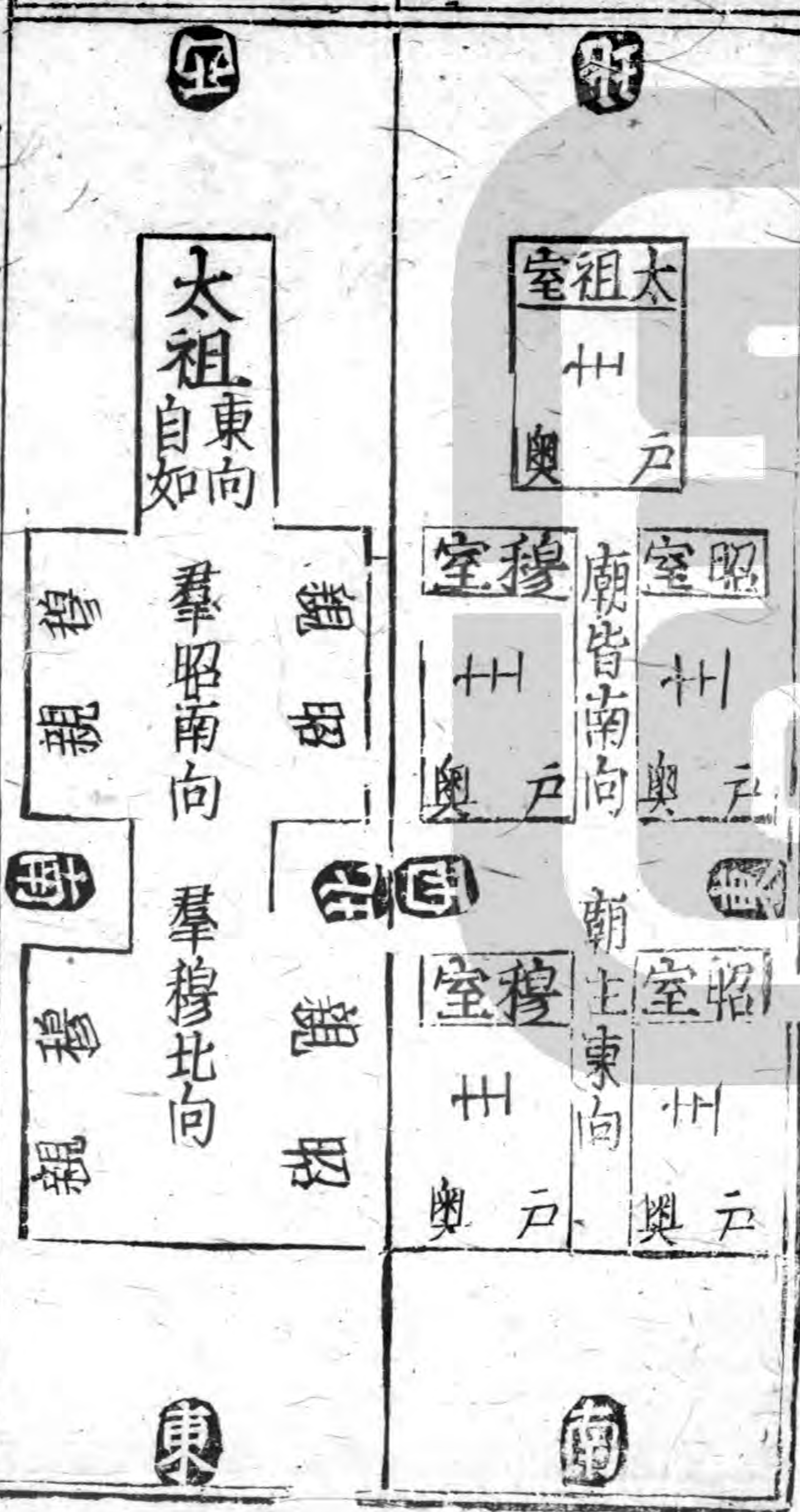
**室四隅**

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兼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進而居王季自當與成王唯四時之禘不陳毀為偶未可以濂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高祖四出祖也出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由主新附便在昭室為一室之類。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附則高過在穆這一排對空坐祔在當是一排亦對坐以意推之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改塗易檐言不足是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

門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白光所漏入也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總進便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羣廟各室主向  
太廟合食主向



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諸儒論七廟昭穆

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滿皆南向空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  
 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下者也主既在西南隅則東向故  
 行事之時羣廟之主皆升西向於太祖之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西向於太祖之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  
 向而羣昭南向者為穆穆北向者為昭穆南向者為昭穆南向者為昭穆  
 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穆穆南向者為昭穆穆南向者為昭穆南向者為昭穆  
 中无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  
 穆善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穆  
 為穆也昭穆之昭有讀為昭者先儒以為晉避司馬昭之諱故  
 改昭為昭然禮書亦有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北

太祖  
不毀

武王  
不毀

高祖  
親昭

祖  
親昭

后穆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南

文王  
不毀

曾祖  
親穆

父  
親穆

武王時五廟

廟太后穆

昭組紂  
世二

昭王季  
世四

穆太王  
世三

穆文王  
世五

康王時五廟

廟太后穆

昭王季

昭武王

穆文王

穆成王

穆王時六廟

廟太后穆

昭武王  
昭康王

世室  
文王  
穆成王  
穆昭王

成王時五廟

廟太后穆

昭王季

昭武王

穆太王

穆文王

昭王時五廟

廟太后穆

昭武王

昭康王

穆文王

穆成王

共王時七廟

廟太后穆

世室  
武王  
昭康王  
昭穆王

世室  
文王  
穆成王  
穆昭王



朱子曰天子七廟之制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紂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紂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又朱語錄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宗功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昭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至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

劉歆論七廟昭穆之圖

太祖  
武世室  
昭親  
昭親  
穆親  
穆親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說也

昭親  
昭親  
穆親  
穆親

武王時七廟 康王時七廟 穆王時七廟

昭高圉	昭組紂	昭王季
穆亞圉	穆大王	穆文王
后稷	昭組紂	昭王季
昭大王	穆文王	穆成王
昭王季	昭武王	昭康王
穆文王	穆成王	穆昭王

成王時七廟 昭王時七廟 共王時七廟

昭組紂	昭王季	昭武王
穆亞圉	穆大王	穆文王
后稷	昭王季	昭武王
穆大王	穆文王	穆成王
昭王季	昭武王	昭康王
穆文王	穆成王	穆昭王



王時八廟

后稷

世文王穆成王穆昭王穆共王

王時九廟

后稷

文王穆成王穆昭王穆共王

昭武王昭康王昭穆王

武王昭康王昭穆王昭懿王

朱子曰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所述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或問諸說孰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語錄曰歆說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于七廟數也趙氏曰從諸儒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又按記王制註周制天子七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說異同若祖宗功德之說考諸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之經典皆有明文三宗謂祖甲太戊高宗也祖功宗德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中庸圖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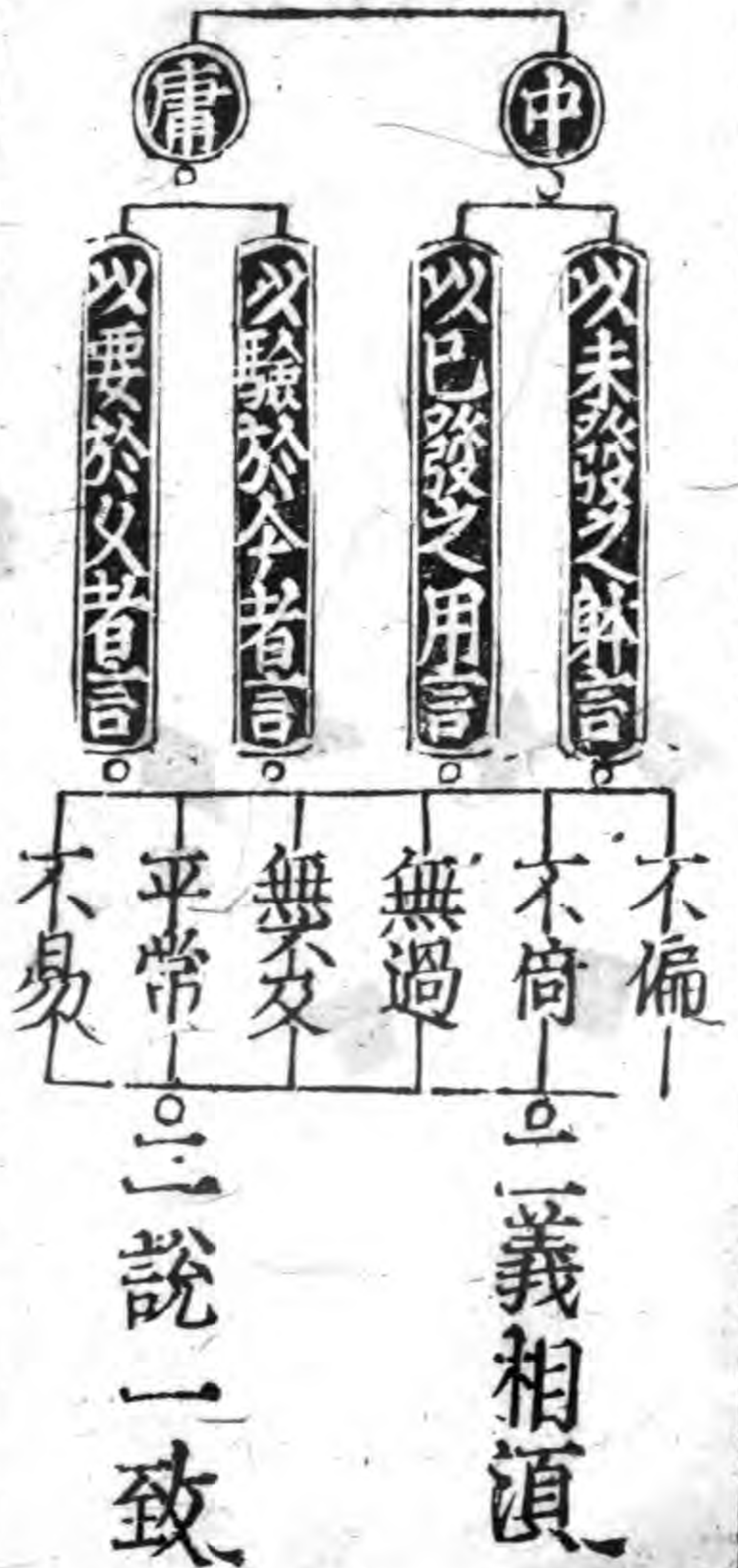
中庸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中庸名義

孔門傳授心法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中，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











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語錄脩道謂教專就大事上言就

魚鱉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以火田之類。各有禽獸。較使

萬物各得其性。亦所謂教也。較物也。所以謂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

道中。及人較畧於人。兼看道。是物較。所以謂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

孝中。及人較畧於人。兼看道。是物較。所以謂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

道也。先道之曲。折必有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

通致。物未落。齋曰。禮樂。正是不中節者。此刑所以弼教。品節者。過於

也。以言貫下。故篇中皆說道。而性教之。在。其。中。人。性。許。謙。曰。首

其目。則不入。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而。性。教。之。在。其。中。人。性。許。謙。曰。首

行。賦。予。萬。物。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人。物。也。天。即。謂。之。性。許。謙。曰。首

地。之。善。而。行。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謂。之。性。許。謙。曰。首

脩。道。而。本。然。固。有。之。天。而。言。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謂。之。性。許。謙。曰。首

性。道。以。反。復。於。道。者。教。也。始。不。免。昏。斃。喪。之。病。故。有。不。能。道。者。出。而

道。子。言。人。道。也。和。脩。道。之。教。是。自。然。之。性。也。故。文。專。而。實。一。道。字。而。歸。之

君。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教。是。自。然。之。性。也。故。文。專。而。實。一。道。字。而。歸。之

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與。萬。物。不。能。自。已。曰。

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也。道。非。君。臣

臣。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也。道。非。君。臣

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疎。仁

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為。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

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說。已。性。原。於。天。一。級。知。事

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說。道。由。於。已。之。性。知。聖。人。之。有。教

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說

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

此。意。也。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漢

證。出。語。錄。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故。引。以。為

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蓋。中。庸。之。綱。領。自。已。習。中。化。皆。從

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此。章。蓋。中。庸。之。綱。領。自。已。習。中。化。皆。從

語。元。本。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先。師。曰。朱。子。此。後。有。用。力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道。之。所。以。先。師。曰。朱。子。此。後。有。用。力

深。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

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



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  
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論之於前聖如舜  
首言降衷于民若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命性道教之意  
上帝降衷于民若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命性道教之意  
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性命自命性自陰一陽之  
亦然發之蘊以開示後世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  
逐發之蘊以開示後世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  
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性是用第二句性是本云云王氏曰此書  
用第言三句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性是用第二句性是本云云  
字而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而道一書而抵節之即特中之  
中而流於道也事物則謂之道字重中道以教人則謂之道皆提  
下文便說道也此見君子之道字重中道以教人則謂之道皆提  
起道字說以故首曰道字重中道以教人則謂之道皆提  
三者事也故首曰道字重中道以教人則謂之道皆提  
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中綱領道由性而  
出言而明不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  
由教而言明不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  
高虛言性不可須臾離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自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

敬謂戒慎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未感物



時渾是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語錄戒慎恐懼不須說得

天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孟子曰操

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

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

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吾心大而行路即

所謂不見是圖也○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

率性之謂道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

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竟使常惺惺則天命之君子常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離道遠也○饒氏曰君子常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前自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致忽忽事事物物既往

前而底說思慮未萌是後而底說不致忽忽事事物物既往

之問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睹不聞皆當戒懼而不可須臾離則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未萌之前於此

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

念或正或不正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言則

此亦是獨處

**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

**而過於此者**北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

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未見微而末顯耳然念已萌矣特人所

幽闇之中細微之事其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

在他人之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微而在我之意方注

於事為精神方連於酬酢其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

繞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

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於此尤加謹焉

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顯見也道也者顯見也道也者顯見也

語錄戒慎恐懼不須說得

太重此只是畏懼不須說得

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提起此心在吾心大而行路即

所謂不見是圖也○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

率性之謂道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

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竟使常惺惺則天命之君子常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離道遠也○饒氏曰君子常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前自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致忽忽事事物物既往

前而底說思慮未萌是後而底說不致忽忽事事物物既往

之問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睹不聞皆當戒懼而不可須臾離則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是在自所睹所聞正在此二者

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未萌之前於此

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二字之意

見音

見音

見音

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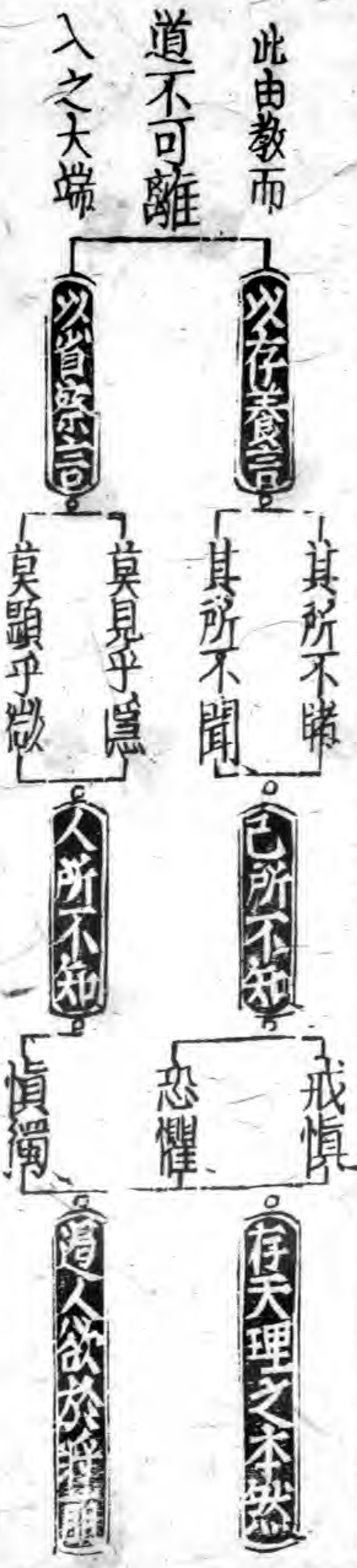
見音



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當。所當。而只戒懼乎。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當。所當。而只戒懼乎。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當。所當。而只戒懼乎。

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蹠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之性

謂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謂於性

道性之謂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性中為

德和為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錄喜怒哀樂未發如室中

情之德為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東西南北未發何不偏於一

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

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戾所謂和也問蘇季明

問伊川喜怒哀樂之前下靜字下動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

靜中須有喜怒哀樂之知竟便是動曰今未嘗知喜怒哀樂

伊川却云然說不知成靜坐只動曰今未嘗知喜怒哀樂

在何處其為靜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中和便是有知

喜矣恒在喜之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

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

之情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性

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性

用也此情皆從心而發也然問中皆未發之情也感通時皆中節之

有也此情皆從心而發也然問中皆未發之情也感通時皆中節之

達道存則哀然木石而皆未發之情也感通時皆中節之

則此心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忠懼而謹之於

制也其人存而哀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也陳氏曰節者

是理不相礙則有中節故曰和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

中及發則有中節故曰和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

皆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二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

謂之和矣節如竹節之節限正之義也喜怒哀樂之發患其

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

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成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

中須有工夫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

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

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

必自天命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

###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

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勿而

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收斂近裏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

苟不然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

適不然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

自致則是今日如此繁華後日亦如此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

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足是約之功益



精之之至而無道不然而所以精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

心正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則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

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性不出吾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

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通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

吾之和如何向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

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

哉乎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則其實亦非有两事也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

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機非兩事也○三山陳氏曰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物語錄問致中和天地位力

則千萬人勤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樂不損

無不是這箇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親

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國中和便

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事有此事







